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說海卷一百二十二

明 陸楫 編

說纂六

逸事六

煬帝開河記

闕名

睢陽有王氣出占天耿純臣奏後五百年當有天子興
煬帝已昏淫不以為信時遊木蘭庭命袁寶兒歌柳枝
詞因觀殿壁上有廣陵圖帝瞪目視之移時不能舉步

時蕭后在側謂帝曰知他是甚圖畫何消皇帝如此掛
意帝曰朕不愛此畫只為思舊遊之處於是帝以左手
凭后肩右手指圖上山水及人煙村落寺宇歷歷皆如
目前謂后曰朕昔征陳主時遊此豈期九有臨軒萬機
在躬便不得豁於懷抱也言訖聖容慘然后曰帝意在
廣陵何如一幸帝聞心中豁然翌日與大臣言欲至廣
陵旦夕游賞當此之時以雲煙為靈景視榮貴若陳腐
議欲泛巨舟自洛入河自河達海入淮至廣陵羣臣皆

言似此程途不啻萬里又孟津水緊滄海波深若泛巨

舟事恐不測時有諫議大夫蕭懷靜

乃蕭后弟

奏曰臣聞秦

始皇時金陵有王氣始皇使人鑿斷砥柱王氣遂絕今
睢陽有王氣又陛下喜在東南欲泛孟津又慮危險況
大梁西北有故河道乃是秦時王離決水灌大梁之處
欲乞陛下廣集兵夫於大梁起首開掘西自河陰引孟
津水入東至淮放孟津水出此間地不過千里況於睢
陽境內過一則路達廣陵二則鑿穿王氣帝聞奏大喜

羣臣皆默帝乃出勅朝堂有諫開河者斬之詔以征北
大總管麻叔謀為開河都護以蕩寇將軍李淵為副使
淵稱疾不赴即以左屯衛將軍令狐達代李淵為開渠
副使都督自大梁起首於樂臺之北建修渠所署命之
為卞渠古祗有此卞字
開封城乃卞邑因名其府署為卞渠上源傳舍
也詔發天下丁夫男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者皆至如
有隱匿者斬三族帝以河水經於卞乃賜卞字加水丁
夫計三百六十萬人乃更五家出一人或老或幼或婦

人等供饋飲食又令少年驍卒五萬人各執杖為吏如節級隊長之類共五百四十三萬餘人叔謀乃令三分中取一分人自上源而西至河陰通連古河道

乃王離浸城處

逸邈趨愁思臺而至北去又令二分丁夫自上源驛而東去乃隋大業五年八月上旬建功畚鍤既集東西橫布數千里纔開斷未及丈餘得古堂室可數間瑩然肅靜漆燈晶煌照耀如晝四壁皆有彩畫花竹龍鬼之像中有棺柩如豪家之葬其從功吏聞於叔謀命啓棺一

人容貌如生肌膚潔白如玉而肥其髮自頭出而覆其面過腹胸下畧其足倒生而上及其背下而方止搜得一石銘上有字如蒼頡鳥跡之篆乃召夫中有識者免其役有一下邳民讀曰我是大金仙死來一千年數滿一千年背下有流泉得逢麻叔謀葬我在高原髮長至泥丸更候一千年方登兜率天叔謀乃自備棺槨葬于城西隅之地今大佛寺是也次開掘陳留帝遣使馳御署玉祝并白璧一雙具少牢之奠祭于留侯廟以假道祭訖忽

有大風出於殿內窻牖間吹鑠人面使者退自陳留果
開掘東去往來負擔拖鋏者風馳電激遠近之人如蜂
屯聚既達雍丘時有一夫乃中牟人偶患偃僕之疾不
能前進墮於隊後伶仃而行是夜月色澄靜聞呵殿聲
甚嚴夫鞠躬俟道左良久見清道繼至儀衛周旋一貴
人戴侯冠衣王者衣乘白馬命左右呼夫至前謂曰與
我言爾十二郎還白璧一雙爾當賓于天

煬帝有天
下十二年

言

畢取璧以授夫跪受訖欲再拜貴人躍馬西去屈雍丘

以獻於叔謀熟視乃帝獻留侯物也詰其夫夫具道叔謀性貪乃匿壁又不曉其言慮夫洩于外乃斬以滅口然後於雍丘至大林林中有小祠廟叔謀訪問村叟曰古老相傳呼為隱士墓其神甚靈叔謀不以為信將瑩域發掘數尺忽鑿一竅嵌空羣夫下視有燈火熒熒無人敢入者乃指使將官武平郎將狄去邪者請入探之叔謀喜曰真荆聶之輩也命繫去邪腰下釣約數十丈方及地去邪解其索行約百步入一石室東北各有四

石柱鐵索二條繫一獸大如牛熟視之一巨鼠也須臾
石室之西有一石門洞開一童子出曰子非狄去邪乎
曰然也童子曰皇甫君望子已久乃引入見一人服朱
衣頂雲冠居高堂之上去邪再拜其人不言亦不答拜
綠衣吏引去邪立于堂之西階下良久堂上人呼力士
牽取阿麼來阿麼煬
帝小字武夫數人形質醜異魁偉控所見
大鼠至去邪本乃廷臣知帝小字莫究其事但屏氣而
立堂上人責鼠曰吾遣爾暫脫皮毛為中國主何虐民

害物不遵天道鼠但點頭搖尾而已堂上人益怒令武士以大棒搗其腦一擊而碎有聲如牆崩其鼠大叫若雷吼然方欲舉杖再擊俄一童子捧天符而下堂上驚躍降陛俯伏聽命童子乃宣言曰阿麼數本一紀今已七年更候五年當以練巾繫頸而死童子去堂上人復令繫鼠於舊室中堂上人謂去邪曰與吾語麻叔謀謝爾伐吾瑩域來歲奉爾二金刀勿謂輕酬也言訖綠衣吏引去邪於他門出約行十數里入一林躡石攀藤而

行回顧已失使者又行三里餘見草舍一老父坐土榻
上去邪訪其處老父曰此乃嵩陽少室山下也老父問
去邪所至之處去邪一一言老父遂細解去邪去邪知
煬帝不永之事且曰子能免官即脫身于虎口也去邪
東行回視茆屋已失所在時麻叔謀已至寧陵縣去邪
見叔謀具白其事初去邪入墓後其墓自崩將謂去邪
已死今日却來叔謀不信將謂狂人去邪乃託狂疾隱
終南山時煬帝以患腦疼月餘不視朝訪其因皆言帝

夢中為人搗其腦遂發痛數日乃是去邪見鼠之日也
叔謀既至寧陵縣患風逆起坐不得帝令太醫令巢元
方往視之曰風入腠理病在胸臆須用嫩羊肥者蒸熟
糝藥食之則瘥叔謀取半年羊羔殺而取腔以和藥藥
未盡而病以瘥自後每令殺羊羔日數枚同杏酪五味
蒸之置其腔盤中自以手齧擘而食之謂曰含酥齧鄉
村獻羊羔者數千人皆厚酬其直寧陵下馬村陶榔兒
家中巨富兄弟皆兇悖以祖父塋域傍河道二丈餘慮

其發掘乃盜他人孩兒年三四歲者殺之去頭足蒸熟
獻叔謀咀嚼香美迥異於羊羔愛慕不已召詰榔兒榔
兒乘醉泄其事及醒叔謀乃以金十兩與榔兒又令役
夫置一河曲以護其塋域榔兒兄弟自後每盜以獻所
獲甚厚貧民有知者競竊人家子以獻求賜襄邑寧陵
睢陽界所失孩兒數百冤痛哀聲旦夕不輟虎賁郎將
段達為中門使掌四方表奏事叔謀令家奴黃金窟將
金一埒贈與凡有上表及訟食子者不訊其詞理並令

答背四十押出洛陽道中死者十有七八時令狐達知之潛令人收兒骨未及數日已盈車於是城市村坊之民有孩兒者家置木櫃鐵裏其縫每夜置子于櫃中鎖之全家秉燭圍守至明開櫃見子即長幼皆賀既達睢陽界有豪寨使陳伯恭言此河道若取直路徑穿透睢陽城如要回護即取令旨叔謀怒其言回護令推出腰斬令狐達救之時睢陽坊市豪民一百八十戶皆恐掘穿其宅并塋域乃以釀金三千兩將獻于叔謀未有梯

媒可達忽穿至一大林中有墓古老相傳云宋司馬華
元墓掘透一石室室中漆燈棺柩帳幕之類遇風皆化
為灰燼得一石銘云睢陽土地高竹木可為壕若也不
迴避奉贈二金刀叔謀曰此乃詐也不足信是日叔謀
夢使者召至一宮殿上一人衣絳綃戴進賢冠叔謀再
拜王亦答拜畢曰寡人宋襄公也上帝命鎮此方二千
年矣儻將軍借其方便回護此域即一城老幼皆荷恩
德也叔謀不允又曰適來護城之事蓋非寡人之意從

奉上帝之念言此地後五百年間當有王者建萬世之業豈可為逸遊致使掘穿王氣叔謀亦不允良久有人入奏云大司馬華元至矣左右引一人紫衣戴進賢冠拜覲于王前王乃言護城之事其人勃然大怒曰上帝有命匡護叔謀愚昧之夫不曉天意乃大呼左右令置拷訊之物王曰拷訊之事何法最苦紫衣人曰鎔銅灌之口爛其腸胃此為第一王許之乃有數武夫拽叔謀脫去衣惟留犢鼻縛鐵柱上欲以銅汁灌之叔謀魂膽

俱喪殿上人連止之曰護城之事如何叔謀連聲言謹依上命遂令解縛與本衣冠王令引去將行紫衣人曰上帝賜金此何言也使者曰有睢陽百姓獻與將軍此陰注陽受也忽如夢覺既覺神不住體睢陽民果賂黃金三千兩因叔謀家奴黃金窟而獻叔謀思夢中事乃收之立召陳伯恭令自睢陽西穿渠南去回屈東行過劉趙村連延而去令狐達知之累上表為段達抑而不

獻至彭城路經大林中有偃王墓掘數尺不可掘乃銅
鐵也四面掘去其土惟見鐵墓旁安石門扃鎖甚嚴用
鄼人楊民計撞開墓門叔謀自入墓中行百步二童子
當前曰偃王顛望久矣乃隨而入見宮殿一人戴通天
冠衣絳綃坐殿上叔謀拜王亦拜曰寡人瑩域當河道
今奉與將軍玉寶遣君當有天下儻然護之丘山之幸
也叔謀許之王乃令使者持一玉印與叔謀叔謀視之
印文乃古帝王受命寶也叔謀大喜王又曰再三保惜

此刀刀之兆也

刀刀者隱語亦二金刀之意也

叔謀出令兵夫曰護其

墓時煬帝在洛陽忽失國寶搜訪宮闈莫知所在隱而不宣煬帝督功甚急叔謀乃自徐州曉夕無暇所役之夫已少一百五十萬下塞之處死屍滿野帝在觀文殿讀書因覽史記見秦始皇築長城之事謂宰相宇文達曰始皇時至此已及千年料長城已應摧毀宇文達順帝意奏曰陛下偶然讀秦皇之事建萬世之業莫若修其城堅其壁帝大喜乃詔以舒國公賀若弼為修城都

護以諫議大夫高頰為副使以江淮吳楚襄鄧陳蔡并
開拓諸州丁夫一百二十萬修長城詔下若弼諫曰臣
聞秦始皇築長城於絕塞連延一萬里男死女曠婦寡
子孤其城未就父子俱死陛下欲聽狂夫之言學亡秦
之事但恐社稷崩離有同秦世帝大怒未及發言宇文
達在側乃叱曰爾武夫狂卒有何知而亂其大謀若弼
怒以象簡擊宇文達帝怒令囚若弼於家是夜飲酖死
高頰亦不行宇文達乃舉司農卿宇文弼為修城都護

以民部侍郎宇文愷為副使時叔謀開汴梁盈灌口點
檢丁夫約折二百五十萬人其部役兵士舊五萬人折
二萬三千人功既畢上言於帝決下口注水入汴梁帝
自洛陽遷駕大渠詔江淮諸州造大船五百隻使命至
急如星火民間有配著造船一隻者家產破用皆盡猶
有不足枷項笞背然後鬻貨男女以供官用龍舟既成
泛江沿淮而下至大梁又別加修飾砌以七寶金玉之
類於是吳越取民間女年十五六歲者五百人謂之殿

脚女至於龍舟御楫即每船用綵纜十條每條用殿脚女十人嫩羊十口令殿脚女與羊相間而行牽之時恐盛暑翰林學士虞世基獻計請用垂柳栽於汴渠兩隄上一則樹根四散鞠護河隄二乃牽舟之人護其陰三則牽舟之羊食其葉上大喜詔民間有柳一株賞一縑百姓競獻之又令親種帝自種一株羣臣次第種方及百姓時有謠言曰天子先栽然後百姓栽帝御筆寫賜垂楊柳姓楊曰楊柳也時舳舻相繼連接千里自

大梁至淮口聯綿不絕錦帆過處香聞百里既過雍丘
漸達寧陵界水勢緊急龍舟阻礙牽駕之人費功轉甚
時有虎賁郎將鮮于俱為護纜使上言水淺河窄行舟
甚難上以問虞世基曰請為鐵脚木鵝長一丈二尺上
流放下如木鵝住即是淺帝依其言乃令右翊將軍劉
岑驗其水淺之處自雍丘至灌口得一百二十九處帝
大怒令根究本處人吏姓名應是木鵝住處兩岸地分
之人皆縛之倒埋於岸下曰令教生作開河夫死為抱

沙鬼又埋却五萬人既達睢陽帝問叔謀曰坊市人煙
所掘幾何叔謀曰睢陽地靈不可干犯若掘之必有不
祥臣已回護其城帝怒令劉岑乘小舟根訪屈曲之處
比直路較遠二十里帝益怒乃令擒出叔謀囚於後獄急
宣令狐達詢問其由達奏自寧陵便為不法初食羊後
啖嬰兒養賊陶榔兒盜人之子受金三千兩於睢陽擅
易河道乃取小兒骨進呈帝曰何不奏達達曰表章數
上為段達扼定而不進帝令人搜叔謀囊橐中得睢陽

民所獻金又得留侯所還白璧及受命寶玉印上驚異
謂宇文達曰金與璧皆微物寡人之寶何自而得乎宇
文達曰必是遣賊竊取之帝瞪目而言曰叔謀今日竊
吾寶明日盜吾首矣達在側奏曰叔謀常遣陶榔兒盜
人之子恐國寶榔兒所盜也上益怒遣榮國公來護兒
內使李百藥太僕卿楊義臣推鞠叔謀置臺署於睢陽
并收陶榔兒全家令榔兒具招入內盜寶事榔兒不勝
其苦乃具事招款又責段達所收令孤達奏章不即奏

之罪獄成進上帝問丞相宇文達曰叔謀有大罪四條
食人之子受人之金遣賊盜寶擅易河道請用峻法誅
之罪其子孫取聖旨帝曰叔謀有大罪為開河有功免其
子孫只令腰斬叔謀於河側時來護兒受勅未至叔謀
夢一童子自天而降謂曰宋襄公與大司馬華元遣我
來感將軍護城之惠去年所許二金刀今日奉還叔謀
覺曰據此先兆不祥我腰領難存矣言未畢護兒至驅
于河之北岸斬為三段榔兒兄弟五人并家奴黃金窟

並鞭死中門使段達免死降官為洛陽監門令

古今說海卷一百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說海卷一百二十三

明 陸楫 編

說纂七 散錄一

江行雜錄 宋 廖瑩中

肅宗在春宮嘗與諸王從玄宗詣太清宮有龍見于殿
之東梁玄宗目之顧問諸王有所見乎皆曰無之問太
子太子俛而未對上問頭在何處曰在東上撫之曰真

我兒也

因話錄

和政公主肅宗第三女也降柳渾肅宗宴于宮中女優有弄假官戲其綠衣秉簡者謂之參軍椿天寶末蕃將阿布思伏法其妻配掖庭因使隸樂工是日遂為假官之長所謂椿者及侍宴皆笑樂公主獨俛首顰目不視上問其故公主曰禁中侍女不少何必須此人使阿布思真逆人也其妻亦同刑人不合近至尊之座果冤橫又豈忍使妻與羣優雜處為笑謔之具哉妾雖至愚深

以為不可上亦憫惻遂罷戲而免阿布思之妻由是賢
重公主

令狐文公除守兗州州境方旱米價甚高公至首問米
價幾何州有幾倉屈指獨語曰舊價若干四倉各出米
若干以若干定價糶則可以賑救矣左右聽之流語遍
郡中富人競發所畜物價乃平人心欣然

賈耽精於術數有一叟失牛詣桑國師占師曰爾牛在
賈相公帽筒中叟迎公首訴之公笑取筒中式盤據鞍

作卦曰爾牛在安國觀之門後大槐鵲巢下便往探視
見旁有人繫牛乃獲盜牛者

牛竒章帥維揚杜牧在幕中夜多微服逸遊公聞之以
街子數輩潛隨護之以防不虞後牧之以拾遺召臨別
公以縱逸為戒牧之始猶諱之公命取一篋皆街子報
帖云杜書記平善乃大感服

杜牧之阿房宮賦云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陸
倭作長城賦云千城絕長城列秦民竭秦君滅倭輩行

在牧之前則阿房宮賦又祖長城句法矣牧之云明星
熒熒開妝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鬟也渭流漲膩棄脂水
也煙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轆轤遠聽
杳不知其所之也盛言秦之奢侈楊敬之作華山賦有
云見若咫尺田千畝矣見若環堵城千雉矣見若杯水
池百里矣見若蟻蛭臺九層矣蜂窠聯聯起阿房矣小
星熒熒咸陽矣華山賦杜司徒佑已常稱之牧之乃
佑孫亦是效敬之所作信矣文章以不蹈襲為難也

桂瑞

堂暇錄

元相國之鎮江夏也嘗秋夕登黃鶴樓遙望海江之濱
有光若殘星焉乃令親信往觀之遂擢小舟直至江所
乃釣船也詢彼漁云適獲一鯉光則無之親信乃攜鯉
而來既登樓命庖人剖之腹中得古鏡二如古錢大以
面相合背則隱起雙龍雖小而鱗鬣髯爪悉具既磨瑩
則常有光耀公寶之置巾箱中及相國薨鏡亦亡去
外王父中書令晉國公宣宗朝再啓黃閣不協比於權

道惟以公諒宰大政四方有請訴礙於法者必固爭不
已由是征鎮忌焉然志尚典籍雖門施行馬庭列鳧鐘
而尋繹未嘗稍倦於永寧里第別構書齋每退朝獨處
其中愉愉如也大中三年因請假將入齋惟所擾卑脚
大花鴨從既啓扉而花鴨連銜公衣却行叱去復至既
入閣花鴨仰視吠轉急公亦疑之乃匣中拔千金劍按
於膝上向空祝之曰若有異類陰物可出相見吾乃大
丈夫豈懾于鬼輩而相迫邪言訖歛有物從梁上墜地

乃人也朱髮衣短褐衣色貌黝瘦頓首連拜惟曰死罪公
止之且詢其姓名何為對曰李龜壽盧龍塞人也或有
厚賂龜壽令不利於公龜壽上感鈞化復為花鴨所驚
形不能匿令公若賞龜壽萬死之罪願以餘生服事台
鼎公曰待汝以不死遂命元從都押衙傅存諫之明日
旦有婦人至第門服裝單急曳履而抱持襁嬰請于閤
曰幸為呼李龜壽龜壽乃出其妻且曰訝君稍遲昨夜
半自前來相見耳遂與龜壽同止及公薨龜壽盡室亡

去小說舊聞記

白樂天詩云倦倚繡牀愁不動緩垂綠帶髻鬟低遼陽

春盡無消息夜合花開日又西好事者畫為倦繡圖

娛書

堂詩話

梁太祖統四鎮日名溫與崔相國連構大事崔每奏太祖忠赤委之關東國無患矣昭宗遽勅太祖改名全忠識者曰全字人王也又在中心其不可也近臣亦奏上方悔焉勅命既行追之莫及後果篡大位是時四方天

下具在中心賜名之應也

錄 鑑戒

王平甫云花蕊宮詞三十二首今考王恭簡續成初集
記纔二十八首盡筆於此庶真贋了然 五雲樓閣鳳
城間花木長新月間三十六宮連內苑太平天子坐
崑山會真廣殿約宮牆樓閣相扶接太陽靜甃玉堦橫
水岸御爐香燄撲龍牀龍池九曲遠相通楊柳絲牽兩
岸風長似江南好春景畫船來去碧波中東內斜將紫
禁通龍池鳳苑夾城中曉鐘聲斷嚴妝罷院院紗牕海

日紅殿名新立號重光
島上池臺盡改張
但是一人行
幸處黃金閣內鎖牙牀
安排諸院接行廊
水檻周回十里強
青錦地衣紅繡毯
盡鋪龍腦鬱金香
夾城門與內門通
朝罷巡遊到苑中
每日中官祇候處
滿堤紅豔立春風
廚船進食簇時新
侍坐無非列近臣
日午殿頭宣索膾
隔花催喚打魚人
立春日進內園花
紅蕊輕輕嫩淺霞
跪到玉階猶帶露
一時宣賜與宮娃
三面宮城近夾牆
苑中池水白茫茫
亦從獅子門前入
旋見亭臺繞

岸傍離宮別院繞宮城金板輕敲合鳳笙夜夜月明花
樹底傍池長有按歌聲御製新翻曲子成六宮纔唱未
知名盡將感粟來抄譜先按君王玉笛聲旋移紅樹劇
青苔宣使龍池再鑿開展得綠波寬似海水心樓殿勝
蓬萊太虛高閣凌波殿背倚城牆面枕池諸院各分娘
子位羊車到處不教知脩儀承寵住龍池掃地焚香日
午時等候大家來院裏看教鸚鵡念新詩才人出入每
相隨筆硯將行繞曲池能向綵牋書大字忽防禦製寫

新詩六宮官職總新除宮女安排入畫圖二十四司分
六局御前頻見錯相呼春風一面晚妝成偷折花枝傍
水行却被內監遙覷見故將紅豆打黃鶯梨園弟子簇
池頭小樂攜來候燕遊旋炙銀笙先按拍海棠花下合
梁州殿前排燕賞花開宮女侵晨探幾回斜望花開遙
舉袖聲傳先喚近臣來小毬場近曲池頭宣喚勳臣試
打毬先向畫廊排御幄管弦聲動立浮油供奉頭籌不
敢爭上棚專喚近臣名內人酌酒纔宣賜馬上齊呼萬

歲聲殿前宮女總纖腰初學乘騎怯又嬌上得馬來纔
似走幾回拋鞚抱鞍橋自教宮娥學打毬玉鞍初跨柳
腰柔上棚知是官家認遍遍長贏第一籌翔鸞閣外夕
陽天樹影花光水接連望見內家來往處水門斜過罨
樓船內人追逐采蓮時驚起沙鷗兩岸飛蘭棹把來齊
拍水並船相鬪濕羅衣新秋女伴各相逢罨畫船飛別
浦中旋折荷花伴歌舞夕陽斜照滿衣紅月頭支給買
花錢滿殿宮娥盡十千遇著唱名多不應含羞急過御

牀前

賓退
錄

周恭帝幼冲軍政多決於韓通通愚悞太祖英武有度量多智略屢立戰功由是將士皆愛服歸心焉及將北征京師民間諠言出軍之日當立黥檢為天子富室或挈家逃匿於外州獨宮中不之知太祖懼密以告家人曰外間詢詢如此將若之何太祖姊或云即魏氏長公主方在廚引麪杖逐太祖擊之曰大丈夫臨大事可否當自決胸懷乃來家間恐怖婦女何為

涑水
紀聞

太祖之自陳橋還也太夫人杜氏方設齋於定力院聞
變王夫人懼杜太夫人曰吾兒平生奇異人皆言當極
貴何憂也言笑自若是日太祖即位契丹北漢兵皆退
京都中下之戶不重生男每生女則愛護如捧璧擊珠
甫長成則隨其姿質教以藝業用備士大夫採拾娛侍
名目不一有所謂身邊人本事人供過人針線人堂前
人劇雜人拆洗人琴童棋童廚娘等級截乎不紊就中
廚娘最為下色然非極富貴家不可用余以寶祐丁巳

參閻寓江陵嘗聞時官中有舉其族人置廚娘事首末甚悉謾書之以發一笑其嫠人名某者奮身寒素已歷二倅一守然受用澹泊不改儒家之風偶奉祠居里便嬖不足使令飲饌且大粗率守念昔留某官處晚膳出京都廚娘調羹極可口適有便介如京謾作承受人書託以物色費不屑較未幾承受人復書曰得之矣其人年可二十餘近回自府第有容藝能算能書旦夕遣以詣直不旬月果至初憇五里頭時遣脚夫先申狀來乃

其親筆也字畫端楷歷叙慶幸即日伏事左右末乞以四轎接取庶成體面辭甚委曲殆非庸碌女子所可及守一見為之破顏及入門容止循雅紅裙翠裳參視左右乃退守大過所望少選親朋皆議舉杯為賀廚娘廚娘遽至使廚請曰未可展會明日且是常食五杯五分廚娘請食品菜品資次出書以示之食品第一為羊頭臉菜品第一為葱齋餘皆易辦者廚娘謹奉指教舉筆硯具物料內羊頭臉五分各用羊頭十箇葱齋五楮合

用葱五斤他物稱是守固疑其妄然未欲遽示以儉鄙
姑從之而密覘其所用翊旦廚師告物料齊廚娘發行
匱取鍋鈔盂勺湯盤之屬令小婢先捧以行燿燦耀目
皆白金所為大約計該五七十兩至如刀砧雜器亦一
一精緻傍觀嘖嘖廚娘更圍襖圍裙銀索攀膊掉臂而
入據坐胡牀切徐起取抹批嚮慣熟條理真有運斤成
風之勢其治羊頭也漉置几上別留臉肉餘悉擲之地
衆問其故廚娘曰此皆非貴人所食矣衆為拾頓他所

厨娘笑曰若輩真狗子也衆雖怒無語以荅其治葱齋也取蔥微徹過沸湯悉去鬚葉視櫟之大小分寸而截之又除其外數重取條心之似韭黃者以淡酒醃浸漬餘棄置了不惜凡所供備馨香脆美濟楚細膩難以盡其形容食者舉筋無羸餘相顧稱好既撤席厨娘整襟再拜曰此日試厨萬幸台意須照例守方遲難厨娘曰豈非待檢例邪探囊取數幅紙以獻曰是昨在某官處所得支賜判單也守視之其例每展會支賜絹帛或至

百足錢或至三二百千無虛拘者守破慳勉強私竊喟
歎曰吾輩事力單薄此等筵宴不宜常舉此等厨娘不
宜常用不兩月託以他事善遣以還其可笑如此

賜谷漫錄

溫公之任崇福春夏多在洛秋冬在夏縣每日與本縣
從學者十許人講書用一大竹筒筒內貯竹簽上書學
生姓名講後一日即抽簽令講講不通則微數責之公
每五日作一暖講一杯一飯一麪一肉一菜而已公先
壠在鳴條山墳所有餘慶寺公一日省墳止寺中有父

老五六輩上謁云欲獻薄禮乃用瓦盆盛粟米飯瓦罐
盛菜羹真飯土簋啜土劔也公享之如太牢既畢復前
啓曰某等聞端明在縣日為諸生講書村人不及往聽
今幸略說公即取紙筆書庶人章講之既已復前白曰
自天子章以下各有毛詩兩句此獨無有何也公默然
少許謝曰某平生慮不及此當思其所以奉荅村父笑
而去每見人曰我講書曾難倒司馬端明公聞之不介

意

備真
子錄

建炎已酉秋杭州清波門裏竹園山平地涌血須臾成
池腥聞數里明年金人殺戮萬人即暗竹園也熙寧八
年冬杭州地涌血者三最後流入于河腥不可聞

林子
中野

史
有稱中興野人和東坡念奴嬌詞題吳江橋上車駕巡
師江表過而覩之詔物色其人不復見矣詞云炎精中
否歎人才委靡都無英物敵騎長驅三犯闕誰作長城
堅壁萬國奔騰兩宮幽陷此恨何時雪草廬三顧豈無

高卧賢傑天心眷我中興吾皇神武踵曾孫周發河嶽
封疆俱効順狂鯨會須灰滅翠羽南巡扣關無語徒有
衝冠髮孤忠耿耿劔鋒冷浸秋月

野史

古者尚書令史防禁甚密宋法令史白事不得宿外雖
八座命亦不許李唐令史不得出入夜鎖之韓愈為吏
部侍郎乃曰人所以畏鬼以其不見鬼如可見則人不
畏矣選人不得見令史故令史勢重任其出入則勢自

輕不禁吏出入自文公始

野史

徽宗北狩四太子請王婉容為尼雅滿子婦上遣之曰好事新主及行大哭曰何忍以一身事兩主就輿中以匱刀自刎太子曰南宋大臣未有如此者擇地葬之立碑

曰貞婦冢

吹劍錄

光堯聖壽太上皇帝當內修外攘之際尤以文德服遠至於宸章睿藻日星昭垂者非一紹興二十八年將郊祀有司以太常樂章篇序失次文義弗協請遵真宗仁宗朝故事親製祭享樂章詔從之自郊社宗廟原廟等

共十有四章肆筆而成睿思雅正宸文典瞻所謂大哉
王言也至於一時閒適寓景而作則有漁父辭十五章
又清新簡遠備騷雅之體其辭有曰薄晚煙林淡翠微
江邊秋月已明輝縱遠舵適天機水底閒雲片段飛又
曰青草開時已過船錦鱗躍處浪痕圓竹葉酒柳花蘊
有意沙鷗伴我眠又曰水涵微影湛虛明小笠輕蓑未
易晴明鏡裏縠紋生白鷺飛來空外聲辭不能盡載觀
此數篇雖古之騷人詞客老於江湖擅名一時者不能

企及

奎章錄

通判監酒趙詩者昔在學校嘗因齋生熟寐與衆戲以香燭花果楮錢之類設供於卧榻前而潛伺之寢者既覺見之曰我已死邪因唏嘘不已少頃復寐久不起視之真死矣乃徹供設之物相與秘之斯人豈乍覺見此神魂驚散遂不復還體也邪事有不可知者

馬氏新錄

古今說海卷一百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說海卷一百二十四八至

詳校官中書臣吳璣

員外郎臣牛稔文履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學正臣周鉉

謄錄監生臣張紹昂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說海卷一百二十四

明 陸楫 編

說纂八散錄三

行營雜錄

宋趙葵

太祖初受周幼主命北討至陳橋為三軍推戴時太后
以下眷屬悉在定力院設齋有司來搜捕主僧令登閣
而固其扃鑰俄大搜索僧給去皆散走不知所之矣甲

士入寺升梯且發鑰見蛛網布滿其上而塵埃凝積若累年不曾開者乃相告曰是安得有人遂皆去有頃太祖已踐阼矣

太祖潛耀日常與一道士游關河無定姓名自曰混沌或又曰真無每劇飲爛醉且善歌能引其喉於杳冥之間作清微之聲時或一二句隨天風飄下惟太祖聞之曰金猴虎頭四真龍得真位至醒詰之則曰醉夢豈足憑邪至膺圖受禪之日乃庚申正月初四也自御極不

再見下詔草澤徧訪之或見於輟轅道中或嵩洛間後
十六載乃開寶乙亥歲也上已袞襖駕幸西沼道士忽
醉坐水次木陰下笑揖上曰別來安善上大喜亟遣中
人密引至後掖恐其遁急回蹕見之一如平時抵掌浩
飲上曰久欲見汝決一事我壽還得幾多在道士曰但
今年十月二十日夜晴則可延一紀不爾則當速措置
上酷留之俾居後苑苑吏或見宿於木末鳥巢中數日
忽不見上切切記其語至所期之夕上御太清閣以望

氣是夕果晴星斗明燦上心方喜俄而陰霾四起天地
陡變雪雹驟降移仗下閣急傳宮鑰開門召開封尹即
太宗也延入內寢酌酒對飲宦官宮妾悉屏出但遙見
燭影下太宗時或避席有不可勝之狀飲訖漏三鼓雪
已數寸上引柱斧戳雪顧太宗曰好做好做遂解帶就
寢鼻息如雷是夕太宗留宿禁內將五鼓周廬者寂無
所聞帝已崩矣

湘山野錄

李後主歸朝後每懷故國且念嬪妾散落鬱鬱不自聊

嘗作長短句簾外雨潺潺春意將闌羅衾不奈五更寒
夢裏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獨自莫凭闌無限關山別
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意思悽惋

不久下世

金玉
詩話

祥符中封禪事竣宰執對于後殿上曰治平無事久欲
與卿等一處閒玩今日可矣遂引羣公及內侍數人入
一小殿多有假山甚高山面有洞上既入乃復招羣公
從行初覺甚暗數十步則天宇豁然千峯百嶂雜花流

水盡天下之偉觀少焉至一所重樓複閣金碧照耀有
一道士貌亦奇古來揖上執禮甚恭上亦答之良厚邀
上主席上再三遜謝然後坐羣臣再拜居道士之次所
論皆玄妙之旨而牢醴之屬又非人間所見也鸞鶴舞
庭除笙簫振林木至夕乃罷道士送上出門而別曰萬
幾之暇無惜與諸公頻見過也復由舊路以歸臣下因
以請于上上曰此道家所謂蓬萊三山者也羣臣自失
者累日後亦不復再往不知何術以致之也

投轄
錄

慶曆三年有李京者為小官吳鼎臣在侍從二人相與
通家一日薦其友人於鼎臣求為聞達于朝鼎臣即繳
書具奏之京坐貶官未行京妻謁鼎臣妻叙別鼎臣妻
慙不出京妻立廳事召鼎臣幹僕語之曰我來雖為往
還之久欲求一別亦為乃公嘗有數帖與吾夫祝私事
恐爾家以為疑索火焚之而去

王嗣宗守邠土邠舊有狐王廟相傳能為人禍福歲時
享祀祈禱不敢少怠至不敢道故嗣宗至郡集諸邑獫

戶得百餘人以甲兵圍廟薰灌其穴殺百餘狐或云有大白狐從火中逸去其妖遂息後人復為立廟則寂無靈矣嗣宗後帥長安處士种放者朝廷所尊禮每帥守至輒面數之嗣宗不服以言拒之放責數嗣宗聲色俱厲嗣宗怒以手批其頰先是真宗有勅書令放有章奏即附驛欲詣闕即乘驛放遂乘驛訴於上前上特於嵩山之陽置書院以處之後嗣宗去郡有人贈詩曰終南處士威風減渭北妖狐窟穴空嗣宗大喜歸告其子孫

曰吾死更勿為碑誌但石刻此詩置于墓旁吾其榮矣
偽蜀廣政未成都人唐季明因破一木中有紫文隸書
太平兩字時以為佳瑞有識者云不應此時須成都破
後方見太平爾自王師平蜀頻施曠蕩之恩仍有太平

興國之號

茅亭
客話

大中祥符六年縣州彰明縣崇仙觀栢柱上有木文如
畫天尊狀毛髮眉目衣服履舄織縷悉備知州比部員
外郎劉宗言遂繪事奏聞奉旨令津置赴闕送玉清昭

應宮今川民皆圖畫供養之

茅亭
客話

成都漆工艾延祚甲午歲為賊所驅於郡治令造漆器
五月六日忽聞鼓聲及南門火起乃天兵至郡也延
祚窘甚緣上大樹匿濃葉間見天兵往來搜捕殺戮狼
藉至夜遂下樹卧積屍中及中宵聞數十人傳呼聲頗
類將吏且無燭炬因竊視之不見其形但聞按籍點名
僵屍聞呼一一應之惟不呼延祚乃知聖朝伐叛討逆

悉奉行天誅也

茅亭
客話

南唐胡則守江州堅壁不下曹翰攻之危急忽有旋風
吹片紙墜城中有詩曰由來秉節世無雙獨守孤城死
不降何似知機早回首免教流血滿長江後城陷屠殺
殆盡謂之洗城

江表志

人傳溫公西江月詞流播已久今又得一首名錦堂春
云紅日遲遲虛廊轉影槐陰迤邐西斜彩筆工夫難狀
晚景煙霞蝶尚不知春去漫繞幽砌尋花奈猛風過後
縱有殘紅飛向誰家始知青鬢無價歎飄零官路荏苒

年華今日笙歌叢裏特地咨嗟席上青衫濕透算感舊
何止琵琶怎不教人易老多少離愁散在天涯

劉貢父為中書舍人一日朝會慎次與三衛相鄰時諸
帥兩人出軍伍有一水晶茶盃傳玩良久一帥曰不知
何物所成瑩潔如此貢父隔幙謂之云諸公豈不識此
乃多年老冰耳

慶厯中郎官呂覺者勘公事回因登對自陳衣緋已久
乞改章服上曰待別差遣與卿換朕不欲因鞫獄與人

恩澤慮刻薄之徒望風希進加入人罪耳

貽謀錄

神考嘗問荆公卿曾看歐陽修五代史否對曰臣不曾仔細看但見每篇首必曰嗚呼是豈五代時事事可歎者乎

昭陵上賓前一月每夜太廟中有哭聲不敢奏一日太

宗神御前香案自壞

道山清話

元祐癸酉九月一日夜開寶寺塔表裏通明徹旦禁中夜遣中使齋降御香寺門已閉既開寺僧皆不知也寺

中望之無所見去寺漸明後二日宣仁上仙

道山清話

國家開寶中所鑄錢文曰宋通元寶至寶元中則皇宋通寶近世錢文皆著年號惟此二錢不然者以年號有

寶字文不可重也

歸田錄

皇女為公主其夫必拜駙馬都尉故謂之駙馬宗室女封郡主者謂其夫為郡馬縣主者為縣馬不知何義

歸田錄

錄

神廟一日行後苑見牧豨猪者問何所用牧者曰自太

祖來常令畜之自稚養以至大則殺之又養稚者累朝不敢易亦不知何用神廟沈思久之詔付所司禁中自今不得復畜月餘忽獲妖人急欲血澆之禁中卒不能致方悟祖宗遠略

冷齋夜話

司馬溫公隧碑賜名清忠粹德紹聖初毀磨之際大風走石羣吏莫敢近獨有一匠氏揮斤而擊未盡碎忽仆碑下而死

東坡仁宗朝登進士科復應制科擢居異等英宗朝判

鳳翔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宰相限以近例且欲召試
秘閣上曰未知其能否故試之如軾豈不能邪宰相猶
難之及試又入優等遂直史館神宗朝以議新法不合
補外李定之徒媒孽其詩文有訕上語下詔獄欲寘之
死上獨庇之得出方在獄時宰相舉軾詩云根到九泉
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此不臣也上曰詩人之詞安
可如此推求時相語塞上一日與近臣論人才因曰軾
方古人孰比近臣曰頗似李白上曰不然白有軾之才

無軾之學累有意復用而言者力沮之一日忽出手札曰蘇軾黜居思咎閱歲茲深人材實難不忍終棄因量移臨汝哲宗朝起知登州召為南宮舍人不數月遷西掖遂登翰苑紹聖後熙豐諸臣當國元祐諸臣例遷謫崇觀間京下用事拘以黨籍禁其文辭墨迹而毀之政和間忽弛其禁求軾墨迹甚銳人莫知其由或傳徽宗親臨寶錄宮醮筵其主醮道流拜章伏地久之方起上詰其故答曰適至上帝所值奎宿奏事良久方畢始能

達其章也上歎訝久之問曰奎宿何神為之所奏何事
對曰所奏事不可知為此宿者即本朝蘇軾也上大驚
不惟弛其禁且欲玩其詞翰一時士大夫遂從風而靡
道君皇帝大觀二年戊子秋八月以易數一一口又

一乃御製易運碑刻之延福殿東壁其略曰始建元基

高宗御
字德基

紹興德壽

謂紹興年
德壽宮

承太乙循運盡在陽九之

數

高宗聖壽
八十一歲

祖傳甲庚吉

太祖子
孫再傳

建炎炎共盛之勢

建炎

年奈何五行逆順天地之數非由人致朕嘗聞易孰善

本基庚子辛丑禍起東南謂方臘肇動干戈元衝立劫壬

寅癸卯宣和間天下大亂亦云哀哉甲辰乙巳與金人夾攻燕山丙午

丁未金人入汴二帝北狩內有丙火天下生靈塗炭至半是時天下大亂

江表之虞駕幸江表莫知何辜戊申巳酉高宗初立時正災劫金人

渡江苗劉內變庚戌辛亥偏重勢輕高宗航海劉豫稱帝于汴壬子癸丑後

成改建改元紹興甲寅乙卯立應豐穰是年大有丙辰丁巳朕已

何在徽宗以紹興五年崩祖宗復有中興之後是年孝宗以建國公進封善安郡王

復紹太祖之後云云其後事皆歷驗信乎聖哲先知之明因往

推來在天數者果不可遣與

坦齋筆衡

初陳橋兵變太祖整軍從仁和門入建炎南渡御蹕過杭聞縣名曰仁和上甚喜曰此京師門名也遂有定都之意

秦會之有十客曹冠以塾師為門客王會以婦弟為親客吳益以愛婿為嬌客施全以劃刃為刺客李季以章醮為羽客龔釜以治產為莊客丁禩以通家為狎客曹詠以獻計取林一飛還子為說客郭知運以離婚為逐

客初止有此九客耳秦既死葬於建康有蜀人史叔夜者懷雞黍孳生芻號慟墓前其家大喜因厚遺之於是謂之弔客以足十客之數

中興筆記

嶺表或見異物自空而下始如彈丸漸如車輪遂四散人中之即病謂之瘴母海邊時有鬼市半夜而合雞鳴而散人從之多得異物

番禺雜記

宣政宮中用龍涎沈腦屑和蠟為燭兩行列數百枝豔明而香溢鈞天所無也南渡後久絕此惟太后回鑾沙

漢復值稱壽上極天下之養用宣政故事然僅列十數
炬太后陽若不聞上奉卮問此燭頗愜聖意否后曰爾
爹爹每夜常設數百枝諸閭亦然上因后起更衣微謂

憲聖曰如何比得爹爹富貴

聞見錄

監左帑龍舒張宣義嘗言有親戚宦遊西蜀路經襄漢
晚投一店行戶外忽見旁左側上有一人無首以為鬼
也主人云尊官不須驚此人也非鬼也往年因患瘰癧
病勢蔓延一旦頭忽墜脫家人以為不可救而竟不死

自此每有所需則以手指畫但日以粥湯灌之故至今猶存耳又云岳侯軍中一兵犯法梟首妻方懷妊後誕一子如常人而首極細軀幹甚偉首僅如拳眉目皆如刻畫則知胞胎所係父母相為感應

行都紀事

嘉興精嚴寺大利也僧造一殿中塑大佛詭言婦人無子者祈禱于此獨寢一宵即有子殿門令其家人自封鎖蓋僧於房中穴地道直透佛腹穿頂而出夜與婦人合婦人驚問則云我是佛州人之婦多陷其術次日不

敢言有仕族妻亦往求嗣中夜僧忽造前既不能免即
嚙其鼻僧去翊日其家遣人遍於寺中物色見一僧卧
病以被韜面揭而視之鼻果有傷掩捕聞官時韓彥古

子師為郡將流其僧廢其寺

行都紀事

豐有俊字宅之四明人登青樓偶見小娼疑故人女累
目之女亦悟酒罷留宿女羞澁良久乃入曰豐官人識
妾否詰之果故人也豐曰某所以留者以坐間不敢問
也且各寢必有以處汝娼遂退豐與京尹有契明日以

白尹且云某僅有錢百千從公更貸二百千嫁之尹嘉其誼即取入府厚奩具擇良士嫁焉尹即王宣子佐也

史 釋

天台宋氏家本富後貧鬻廬於鄰價成作詩曰自歎年來刺骨貧吾廬今已屬西鄰殷勤說與東園柳他日相逢是路人富者見詩惻然即以券還之亦不索其直鄉

人嘉其誼

史 釋

有夫出外而妻獨居者忽夜半見一道人從空而下逼

與為淫婦入室取刀為誓曰汝若逼我有死而已相持至曉乃一喫菜事魔人也信哉邪之不可干正也如此馬裕齋知處州禁民捕蛙有一村民犯禁乃將冬瓜切作蓋劊空其腹實蛙于中黎明持入城為門卒所捕械至于庭公心怪之問曰汝何時捕此蛙答曰夜半有知者否曰唯妻知公追其妻詰之乃妻與人通俾妻教夫如此又先往語門卒以收捕意欲陷夫於罪而據其妻也公窮究其罪遂寘妻并姦夫於法

初隆祐太后升遐朝廷欲建山陵大臣謂諸帝陵寢今在伊洛不日復中原即歸祔矣宜以攢宮為名遂卜吉於會稽民間冢墓附近者往往他徙高宗思陵興役之際孝宗密勅無輒壞民墓其愛物之心一至於此文王澤及枯骨未足多也

有士人貧甚夜則露香祈天益久不懈一夕忽聞空中語曰帝閔汝誠使我問汝所欲士答曰某所欲甚微非敢過望但願此生衣食羸足逍遙山水間以終其身足

矣空中大笑曰此上界神仙之樂何可易得若求富貴則可矣予因歷數古人極貴念歸而終不遂者皆是蓋清樂天所靳惜百倍於功名爵祿也

梁漢漫志

歐公甥女適夫張氏夫死攜孤女歸父家嫁公族子晟晟之官至宿州赴郡宴歸而失其舟至京師捕得之開封府勘乃梢人與晟妾通妻知而欲笞之反為妾所誘併與梢人通府尹承當路風旨令張氏引公以自解獄奏仁宗大駭遣中使王昭明監勘而張氏反異公遂得

明白猶坐以張氏匱具買田作歐陽戶名出知滁州

松陽縣民有被毆經縣驗傷翊日引驗了無癢痕宰怪而詰之乃仇家使人要歸飲以熟麻油酒卧之火燒地上覺而疼腫盡消又有一人中創血如箭出醫者以炒原蠶蛾末傅之立愈又云前方亦治跌撲後方大治金

瘡

吹劍
續錄

孝宗留心經術無所不涉奏對官被顧問者多致失措有王過者蜀人上殿孝宗驟問曰李融字若川謂何過

即對曰天地之氣融而為川結而為山李融之字若川

如元結之字次山也上大喜遂詔改官密院編修

坦齋
筆衡

紹興中金人遣其秘書監劉陶來聘因問岳飛以何罪而死館伴者無以對但曰意欲謀叛為部將所告以抵誅陶曰江南忠臣善用兵者止有岳飛所至紀律甚嚴秋毫無犯所謂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為我擒如飛者其亦江南之范增乎館伴者默不能對秦檜聞之約束勿奏俄以不職貶其人

坦齋
筆衡

行都崇新門外鹿花寺乃殿帥楊存中郡王特建以處
北地流寓僧一歲元宵側近營婦連夜入寺觀燈有殿
司將官妻同一女往觀乃為數僧引入房中置酒盛饌
逼令其醉遂留宿於幽室遽殺母而留女女不敢哀及
半年三僧盡出其房窻外乃是野地女因窺窻見一卒
在地打草呼近窻下備語前事可急往某寨某將家報
知速來取我卒如言往報將官即告楊帥帥令人告報
本寺云來日郡王自齋合寺僧行人力本府自遣廚子

排齋至是坐定每二卒擒下一僧合寺僧行人力盡縛
之又令百餘卒破其寺果得此女見父號慟遂綁三人
主首送所屬依法施行而毀其寺逐去諸髡

葦航
紀談

古今說海卷一百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說海卷一百二十五

明 陸楫 編

說纂九 散錄三

避暑漫抄 宋陸游

上西幸蜀祿山以車輦樂器及歌舞衣服迫脅樂工牽引犀象驅掠舞馬盡入洛陽復散於河北向時之盛掃地而盡矣洎肅宗克復方散求於人間其後歸於京師

者十無一二初祿山至東都大設聲樂揣幽燕戎王番
夷君長多未之見因誑之曰吾當有天下大象自南海
奔走而至見吾必拜舞鳥獸尚知天命有所歸何況人
乎於是左右引象來至則瞪目憤怒略無拜舞者祿山
大懷慚怒命置於檻穽中以烈火爇之以刀槩俾壯士
乘高投之洞中胃臆血流數丈鷹人樂工見者無不掩
泣

明皇
雜錄

蕭瑀嘗因宴太宗謂近臣曰自知一座最貴者先把酒

時長孫無忌房玄齡相顧未言瑀引手取盃帝問曰卿
有何說瑀對曰臣是梁朝天子兒隋室皇后弟唐朝左
僕射天子親家翁太宗撫掌極歡而罷

羣居
解頤

安祿山敗史思明繼逆至東都遇櫻桃熟其子在河北
欲寄遺之因作詩同去詩云櫻桃一籠子半赤半已黃
一半與懷王一半與周至詩成皆贊美之曰明公此詩
大佳若能言一半周至一半懷王即與黃字聲勢稍穩
思明大怒曰我兒豈可居周至之下周即其傳也

羣居
解頤

元和初達官與中外之親為婚者先已涉漆洧之譏就禮之夕儻相則有清河張仲素宗室李程女家索催妝

詩仲素朗吟曰舜耕餘草木禹鑿舊山川程久之乃悟

曰張九張九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於是羣客大笑

解頤

李福妻裴氏性妬忌姬侍甚多福未嘗敢屬意鎮滑臺日有以女奴獻之者福意欲私之而未果一日乘間言於妻曰某官已至節度使矣然所指使者率不過老僕夫人待某無乃薄乎裴曰然不知公意所屬何人即指

所獻女奴裴許諾爾後不過執衣侍膳未嘗得一繾綣
福又囑妻之左右曰設夫人沐髮必遽來報我既而果
有以沐髮來告者福即言腹痛且召其女奴既往左右
以裴方沐不可遽已即告以福所疾裴以為信然遽出
髮盆中跣問福所苦既業以疾為言即若不可忍狀裴
極憂之由是以藥投童溺中進之明日監軍使及將校
悉來候問福即具以告之因曰一事無成固當有分所
苦者虛咽一甌溺耳聞者莫不大笑

解頤

咸通中優人李可及滑稽諧戲獨出輩流雖不能託諷
諭然巧智敏捷亦不可多得嘗因延慶節緇黃講誦畢
次及優倡為戲可及衰衣博帶攝齊升座稱三教論衡
偶坐者問曰既言博通三教釋迦如來是何人對曰婦
人問者驚曰何也曰金剛經云趺坐而坐非婦人何須
夫坐而後兒坐也上為之啓齒又曰太上老君何人曰
亦婦人也問者益所不喻乃曰道德經云吾有大患為
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非婦人何患於有娠乎上

大悅又問曰文宣王何人也曰婦人也問者曰何以知之曰論語云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非婦人奚待嫁為上意極歡賜予頗厚

漢以孝廉取士而袁本初曹孟德皆舉孝廉唐重進士而黃巢屢舉進士科目之不足據也如此

獨見錄

張巡之守睢陽玄宗已幸蜀逆燄方熾城孤勢感人食竭以絺布切煮而食之時以茶紙和之而意氣自如其謝加金吾表曰想蛾眉之碧峯豫遊西蜀追騷耳於玄

圃保壽南山逆賊祿山迷逆天地戮辱黎元擾犯闕庭
震驚陵廟臣被圍七旬親經百戰主辱臣死當臣致命
之時惡稔罪盈是賊滅亡之日其忠勇如此又激勵將
士賦詩曰接戰春來苦孤城日漸危合圍如月暈分守
若魚麗屢厭黃塵起時將白羽揮裏瘡猶出陣飲血更
登陴忠信應難敵堅貞諒不移無人報天地心計欲何
施又夜聞笛詩曰峒堯試一臨鐵騎俯城陰不辨風塵
色安知天地心營開邊月近戰苦陣雲深旦夕高樓上

遙聞橫笛吟

中興紀事

祿山將亂於中原梁朝誌公大師有語曰兩角女子綠衣裳却背太行邀君王一止之月必消亡兩角女子安字綠者祿字也一止正月也果正月敗亡

稟異記

張易之行成之族孫則天臨朝太平公主引其弟昌宗入侍昌宗薦易之器用過臣即令召見俱承辟陽之寵右補闕朱敬則諫曰臣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嗜欲之情愚智皆同惟賢者能節之不使過度則前聖格言也

陛下內寵已有薛懷義張易之昌宗固應足矣近聞尚
食奉御柳模自言子良賓潔白美鬚眉左監門衛長史
侯祥自云陽道壯偉過於薛懷義專欲自進堪充宸內
供奉無禮無義溢于朝聽臣愚職在諫諍不敢不奏則
天勞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賜綵百段唐史舊書詳
載斯語父子兄弟君臣薦進獻納如此亦可謂之穢史
矣

唐文皇既以武功平隋亂又以文德致太平於篇詠尤

其所好如曰昔乘匹馬去今驅萬乘來詞氣壯偉固人所膾炙又嘗觀其過舊宅詩曰新豐停翠輦譙邑駐鳴笳一朝辭此去四海遂成家蓋其詩語與功烈真相副

也

唐史

宣宗微時以武宗忌之遁跡為僧一日遊方遇黃蘗禪師同行因觀瀑布黃蘗曰我詠此得一聯而下韻不接宣宗曰當為續成之黃蘗云千巖萬壑不辭勞遠看初知出處高宣宗續云溪澗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

濤其後竟踐大位兆先見於此詩矣然自宣宗以後接

懿僖之時海內遂不靖則作波濤之語豈非讖邪

大唐遺事

李煜歸朝後鬱鬱不樂見於詞語在賜第七夕命故妓

作樂聞於外太宗怒又傳小樓昨夜又東風併坐之遂

被禍龍袞江南錄云李國主小周后隨後主歸朝封鄭

國夫人例隨命婦入宮每一入輒數日出必大泣罵後

主聲聞于外後主多婉轉避之又韓玉汝家有李國主

歸朝後與金陵舊宮人書云此中日夕只以眼淚洗面

吟嘯
集

李芳儀江南國主李景女也納土後在京師初嫁供奉
官孫某為武疆都監為遼中聖宗所獲封芳儀生公主
一人趙至忠虞部自北庭歸朝嘗仕遼為翰林學士修
國史著北庭雜記載其事時晁補之為北都教官覽其
書而悲之與顏復長道作芳儀曲云金陵宮殿春霏微
江南花發鷓鴣飛風流國主家千口十五年來粉黛稀
滿堂詩酒皆詞客奪錦揮毫在瑤席後庭一曲風景改

收淚臨江悲故國，令公獻籍朝未央。
勅書築第優降王，魏俘曾不輸織室。
供奉一官奔武疆，秦淮潮水鍾山樹。
塞北江南易懷土，雙燕清秋夢栢梁。
吹落天涯猶並羽，相隨未是斷腸悲。
黃河應有却還時，寧知翻手明朝事。
咫尺山河不可期，倉皇三鼓滹沱岸。
良人白馬今誰見，國亡家破一身存。
薄命如雲信流轉，芳儀加我名字新。
教歌遣舞不由人，採珠拾翠衣常好。
深紅暗盡驚邊塵，陰山射虎邊風急。
嘈雜琵琶酒闌泣，無言數徧天河星。

只有南箕近鄉邑當年千指渡江來千指不知身獨衰
中原骨肉又零落黃鵠寄意何當回生男自有四方志
女子那知出門事君不見李陵椎髻泣窮邊丈夫漂泊
猶堪憐江州廬山真風觀李主有國日施財修之刊姓
氏于石有太寧公主永禧公主皆李景女不知芳儀者

孰是也

吟嚙集

李煜在國微行娼家遇一僧張席煜遂為不速之客僧
酒令謳吟吹彈莫不高了見煜明俊蘊藉契合相愛重

煜乘醉大書右壁曰淺斟低唱偎紅倚翠大師鴛鴦寺
主傳持風流教法久之僧擁妓之屏帷煜徐步而出僧

妓竟不知煜嘗密諭徐鉉鉉言於所親焉

清異錄

李後主嘗買一硯山徑長纔踰尺前聳三十六峯皆大
猶手指左右則引兩阜坡陀而中鑿為硯及江南國破
硯山因流轉數十人家為米老元章得後米老之歸丹
陽也念將卜宅久未就而蘇仲恭學士之弟號稱好事
有甘露寺下瀕江一古基多羣木唐晉人所居時米欲

得宅而蘇覲得硯於是王彥昭侍郎兄弟與登北固共
為之和會蘇米竟相易米後號海嶽菴者是也硯山藏

蘇氏未幾索入九禁矣

鐵圍山
叢談

慈聖光獻曹后佐佑仁廟定策立英宗神宗乃本朝后
妃盛德之至者也其在父母家時與羣女共為撚錢之
戲而后一錢輒獨旋轉盤中凡三日方止及晚歲疾病
急顧左右問此為何日左右對以十月二十日實太祖
大忌日也后頷之乃自語曰只此日去只此日去免煩

他百官蓋謂不欲別日立忌使百官有司有奉慰行香之勞也遂以是日崩今人學道號超脫非常一旦於死生之際未必能達后之始終若此豈非天人乎

神廟當宁慨然興大有為之志興師問西北罪一日被金甲詣慈壽宮見太皇太后曰娘娘臣著此好否后迎笑曰汝甲甚好也雖然使汝至衣此等物則國家何堪矣神廟默然心服遂卸金甲

鐵圍山叢談

藝祖受命之三年密鑄一碑立于太廟寢殿之夾室謂

之誓碑用銷金黃幔蔽之門鑰封閉甚嚴因勅有司自後時享及新天子即位謁廟禮畢奏請恭讀誓詞是年秋享禮官奏請如勅上詣室前再拜陞階獨小黃門不識字者一人從餘皆遠立庭中黃門驗封啓鑰先入焚香明燭揭幔亟走出階下不敢仰視上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誦訖復再拜而出羣臣及近侍皆不知所誓何事自後列聖相承皆踵故事歲時伏謁恭讀如儀不敢漏泄雖腹心大臣如趙韓王王魏公韓魏公富鄭公王荆

公文潞公司馬温公呂許公申公皆天下重望累朝最
所倚任亦不知也靖康之變金人入廟悉取禮樂祭祀
諸法物而去門皆洞開人得縱觀碑止高七八尺闊四
尺餘誓詞三行一云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
逆止於獄中賜盡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連坐支屬一
云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一云子孫有渝此誓
者天必殛之後建炎中曹勛自金營回太上寄語云祖
宗誓碑在太廟恐今天子不及知云云

秘史

政和初上始躬攬權綱不欲付諸大臣因述藝祖故事御馬親巡大內諸司至內後拱宸門之左對後苑東門有一庫無名號但謂之苑東門庫乃貯毒藥之所也外官一員共監之皆二廣川蜀每三歲一貢藥有七等野葛胡蔓皆預鳩猶在第三其上者鼻嗅之立死於是親筆為詔謂取會到本庫稱自建隆以來不曾有文遣此皆前代用以殺不廷之臣藉使臣下果有不赦之罪當明正典刑豈宜用此可罷其貢廢其庫將見在毒藥焚

棄瘞于遠郊仍表識之母令牛畜犯焉嗚呼上聖至仁

大哉堯舜之用心也

叢談

林中書彥振攄氣宇軒昂有王陵之少戇罷政事去不得意寓揚州喪其偶久之忽於几筵座上時見形飲食言語如平生狀仍決責奴婢甚苦彥振徐察非是乃微伺其蹤則掘地得大穴破之羅捕六七老狐中一狐尤耄而白且解人語言向彥振求哀曰幸毋見殺必厚報

彥振弗顧悉命殺之迄無他

叢談

朝奉郎劉均國言侍其父吏部公罷官成都行李中水銀一篋偶過溪渡篋塞遽脫急求不獲即攬取渡傍叢草塞之而渡至都久之偶欲求用傾之不出而斤重如故也破篋視之盡成黃金矣國初征澤潞時軍士於澤中鎌取馬草晚歸鎌刃透成金色或以草然釜底亦成黃金焉又臨安僧法堅言有歛客經於潛山中見一蛇其腹脹甚蜿蜒草中徐遇一草便嚙破以腹就磨頃之脹消如故蛇去客念此草必消脹毒之藥取置篋中夜

宿旅邸鄰房有過客方呻吟牀第間客就訊之云為腹
脹所苦即取藥就釜煎一杯湯飲之頃之不復聞聲意
謂良已至曉但聞鄰房滴水聲呼其人不復應即起燭
燈視之則其人血肉俱化為水獨遺骸卧牀急挈裝而
逃至明主人視之了不測其何為至此及潔釜炊飯則
釜通體成金乃密瘞其骸既久經赦客至邸語其事方
傳外人也

春渚
紀聞

張守一為大理少卿平反折獄死囚出免者甚多後有

白頭老人詣前拜謝曰某非生人明公所出死囚之父也無以報德儻有防身之求或能致耳俄有詔賜酺城中縱觀守一見士人家女甚美悅之計無從出試呼前鬼問曰能為我致否曰此易事然不得久纔可七日而已遂營靜處設帷帳有頃而至女驚曰此何處守一及鬼在傍給云此是天上因與款昵情愛甚切至七日鬼復掩其目送還守一私覘女家云女郎卒中惡不識人

七日而醒

異聞錄

有神降於鄭澤家吟詩曰忽然湖上片雲飛不覺舟中

雨濕衣折得蓮花渾忘却空將荷葉蓋頭歸

廣異記

富彥國在青社河北大飢民爭歸之有夫婦襁負一子
寘之道左空冢中而去後歸鄉過此冢欲取其骨則兒
尚活肥健於未棄時冢中有大蟾蜍如半輪氣咻咻然
意兒呼吸此氣故能不食而健自爾遂不食年六七歲
肌理如玉其父抱兒來京師以示小兒醫張荆筐張曰
物之能蟄燕蛇蝦蟆之類是也能蟄則不食不食則壽

千歲若聽其不食不娶則仙道也父喜攜去今不知所

在仇池
筆記

古今說海卷一百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說海卷一百二十六

明 陸楫 編

說纂十 散錄四

養痾漫筆 宋趙潛

靖康之變中原為金有當時高人勝士陷沒者不少紹興庚申辛酉河南關陝暫復有自關中驛舍壁間得詩二絕云擊鼓轟轟聲徹天中原廬井半蕭然鶯花不管

興亡事妝點春光似去年又云渭平沙淺鴈來棲渭漲
沙移鴈不歸江海一身多少事清風明月淚霑衣

張南軒晚得奇疾虛陽不秘每歎曰養心莫善於寡欲
吾平生理會何事而心失所養乎竟莫能治踰年而卒
就斂通身透明腑臟筋骨歷歷可數瑩徹如水晶自昔

醫書不載此疾之症

坦齋
筆衡

翟欽甫者金人也衆飲清菴欽甫偶至衆不之識俾賦
清菴詩欽甫故拙起句云為問清菴何以清衆拍手大

笑及賦第二句霜天明月照蓬瀛衆失色連賦廣寒宮
裏琴三弄白玉樓頭笛一聲金井玉壺秋水冷石田茅
屋暮雲平夜來一枕遊仙夢十二瑤臺獨自行衆愧謝

延之上坐

瑞桂堂
暇錄

嘉泰間內臣李大謙於行都九里松玉泉寺側建功德
寺役工數內有漆匠張某者天台人偶春夜出浴回於
道中遇一老嫗挽入小門暗中以手捫壁隨嫗而行但
覺是布幙轉經數曲至一室中使就物坐此嫗乃去繼

有一尼攜燈至又見四壁皆有青赤衣帷遮護終不知是何地此尼又引經數曲及至一室燈燭酒榼器皿一畢備俱非中下人家所有張見之驚異亦不敢問其所以且疑且喜尼往頃時復至後有一婦人隨來容美非常惟不冠飾張殊畏懼尼逼使坐遂召前嫗命酒榼數盤此婦人更不一語尼云已晚矣張但懇尼云匠者無錢尼終不顧遂令就寢尼執燈扃戶而去張屢詢所來及姓名而婦人竟無一語疑為瘖疾至鐘動尼復至

啓鑰喚張起如前令嫗引出亦摸布壁行覺至一門非
先來所經此嫗令出街可至役所張如夢寐中行至一
街迨曉即離役所二里許後循路歸其董役者責之及
聞此事使人徧訪終不得其原所入門域衆皆謂遇鬼
物而有一木匠云固寵借種耳

葦航
紀談

建隆中曹彬潘美伐江南城既破李煜白衫紗帽見二
公先見潘設拜潘答之次見曹設拜曹使人明語之曰
介胄在身拜不及答識者善之二公先登舟名煜飲茶

船前獨設一木脚道煜嚮之國主儀衛甚盛一旦獨登舟徘徊不能進曹命左右掖而登焉既一啜曹謂李歸辨裝詰旦會于此同赴京師未曉如期而赴焉潘始甚惑之曰詎可放歸曹曰適來獨木版尚不能前畏死甚也既許其生赴中國矣焉能取死衆皆服其識量

譚淵

太祖一日小宴顧李煜曰聞卿能詩可舉一首煜思久之乃舉咏扇詩云揖讓月在手動搖風滿懷太祖曰滿懷之風何足尚侍臣莫不歎服

譚淵

太原王仁裕家遠祖母約二百餘歲形質纒三四尺兩
眼白睛皆碧飲啗甚少夜多不睡每月餘忽不見數日
復至亦不知其來往之迹牀頭有一柳箱可尺餘封鎖
甚密人未嘗得見其中物常戒諸孫曰如我出慎勿開
此箱開則我不回也諸孫中有一無賴者一日醉酒而
歸祖母不在徑詣牀頭取封鎖柳箱開之其中止有一
小鐵篋子餘無他物自此祖母竟不回矣

譚淵

竹之異品頗多成都在古今記云對青竹黃而溝青故每

節若間出云此竹今浙中亦有之惟會稽頗多彼人呼為黃金間碧玉辰州有一種小竹曰龍絲竹生山谷間高不盈尺細僅如針前輩詩有小竹如針能具體即此也武陵桃源山有方竹四面平整如削堅勁可以為杖予頃在湖湘間見有以竹為桶者其徑幾二尺羅浮山記云第三峯有竹大徑七尺圍節長丈二葉若芭蕉謂之龍公竹松憲雜錄有異竹篾長二百餘尺玉篇云箐竹可為舟但未親見耳云實有之

陳同甫名亮號龍川始聞辛稼軒名訪之將至門遇小橋三躍而馬三却同甫怒拔劍揮馬首推馬仆地徒步而進稼軒適倚樓望見之大驚異遣人詢之則已及門遂定交稼軒帥淮時同甫與時落落家甚貧訪稼軒于治所相與談天下事酒酣稼軒言南北之利害南之可以并北者如此北之可以并南者如此且言錢塘非帝王居斷牛頭之山天下無援兵決西湖之水滿城皆魚鱉飲罷宿同甫于齋中同甫夜思稼軒沈重寡言醒必

思其誤將殺我以滅口遂盜其駿馬而逃月餘同甫致書稼軒假十萬緡以濟貧稼軒如數與之

孝宗幸天竺及靈隱有輝僧相隨見飛來峯問輝曰既飛來如何不飛去對曰一動不如一靜又看觀音像手持數珠問曰何用曰念觀音經問自念則甚曰求人不如求己孝宗大喜

本朝四帝亦有吉符真宗即來和天尊出楊礪之夢紀載諸國史祥符崇尚道教建立宮觀專尚祥瑞王欽若

獻芝草八千一百三十九本丁謂獻芝草三萬七千餘
本獨孫奭不然其事真宗久無嗣用方士拜章至上帝
所有赤脚大仙微笑上帝即遣大仙為嗣大仙辭之帝
曰當遣箇好人去相輔贊仁宗在禁中未嘗鞋惟坐殿
方御鞋鞮下屐即去之徽宗即江南李主神祖幸秘書
省閱江南李主像見其人物儼雅再三歎訝而徽宗初
生時夢李主來謁所以文采風流過李主百倍及北狩
塞外用江南李主見藝祖故事高宗韋后生徽宗夢錢

王再三乞還兩浙夢覺與鄭后言朕夜被錢王取兩浙甚急鄭后奏云昨夜妾夢亦然須臾報章后誕高宗及建炎渡江今都錢塘百有餘年豈非應乞兩浙之夢乎夷門志載宣和間禁中有物曰獮音塊然一物無頭眼手足有毛如漆中夜有聲如雷禁中人皆云獮來諸閣皆扃戶徽廟亦避之甚至登几危坐移時或往諸嬪妃榻中睡以手撫之亦溫暖曉則自榻滾下而去罔知所在後宮妃嬪夢中有與同寢者即此獮也或云朱溫之

厲所化左傳云豕人立而啼未必誣也

紹興初楊存中在建康有雙勝交環謂之二勝環取兩
宮北還之意因得美玉琢成帽環進高廟日尚御冕偶
有一伶人在傍高宗指環示之此環楊大尉進來名
二勝環伶人接奏云可惜二勝環且放在腦後高宗亦
為之改色此所謂執藝事以諫也

王黼宅與一寺為鄰有一僧每日於黼宅旁溝中漉取
流出雪色飯洗淨曬乾數年積成一囤靖康城破黼宅

骨肉絕食此僧即用所積乾飯復用水浸蒸熟送入齋
宅老幼賴之無餒

真定大歷寺有藏雖小精巧藏經皆唐官人所書經尾
題名氏極可觀佛龕上有一匣藉匣古錦儼然有開元
賜藏經勅書及會昌間賜免拆殿勅書有塗金匣藏經
一卷字體尤婉麗其後題曰善女人楊氏為大唐皇帝
李三郎書

士之窮通出處蓋有命焉非人所能為也元祐中東坡

知貢舉李方叔就試將鎖院坡緘封一簡令叔黨持與方叔值方叔出其僕受簡置几上有頃章子厚二子曰持曰援者來取簡竊觀乃揚雄優於劉向論一篇二章驚喜攜之以去方叔歸求簡不得知為二章所竊悵惋不敢言已而果出此題二章皆模倣坡作方叔幾於閣筆及拆號坡意魁必方叔也乃章援第十名文意與魁相似乃章持坡失色二十名間一卷頗竒坡謂同列曰此必方叔視之乃葛敏修時山谷亦與校文曰可賀內

翰得人此乃僕宰泰和時一學子相從者也而方叔竟下第坡出院聞其故大歎恨作詩送其歸所謂平生漫說古戰場過眼空迷日五色者是也其母歎曰蘇學士知貢舉而汝不成名復何望哉抑鬱而卒余謂坡拳拳於方叔如此真盛德事然卒不能增益其命之所無反使二章得竊之以發身而子厚小人將以坡為有私有黨而無以大服其心豈不重可惜哉

淳熙中王季海為相奏起汪玉山為大宗伯知貢舉且

以書速其來玉山將就道有一布衣之友平生極相得
屢黜于禮部心甚念之乃以書約其來會于富陽一蕭
寺與之對榻夜分密語之曰某此行或者典貢舉當特
相牢籠省試程文易義冒子中可用三古字以為驗其
人感喜玉山既知貢舉搜易卷中果有冒子用三古字
者遂徑批上置之前列及拆號乃非其友人也竊怪之
數日友人來見玉山怒責之曰此必足下輕名重利售
之他人何相負乃如此友人指天誓曰某以暴疾幾死

不能就試何敢漏泄于他人玉山終不釋未幾以古字
得者來謁玉山因問之曰老兄頭場冒子中用三古字
何也其人泯默久之對曰茲事甚怪先生既問不敢不
以實對某之來就試也假宿於富陽某寺中與寺僧閒
步廡下見室下一棺塵埃漶漫僧曰此一官員女也殯
于此十年矣香無骨肉來問又不敢自葬之因相與默
然是夕夢一女子行廡下謂某曰官人赴省試妾有一
語相告此去頭場冒子中可用三古字必登高科但幸

勿相忘使妾枯骨早得入土既覺甚怪之遂用其言果

叨前列近已往寺中葬其女矣玉山驚歎

鶴林
玉露

臨安中瓦在御街上士大夫必游之地天下術士皆聚
焉凡挾術者易得厚獲而近來數十年間向之行術者
多不驗惟後進者術皆竒中有老於談命者下問後進
汝今之術即我向之術何汝驗我若何不驗後進者云
向年士大夫之命占得祿貴生旺皆是貴人今日士大
夫之命多帶刑殺衝擊方是貴人汝不見今日為監司

郡守閩帥者日以殺人為事邪老師歎服

狒狒讚曰狒狒怪萌被髮操竹獲人則笑唇掩其目終亦號咷反為我戮物類相感志曰狒狒出西南蠻宋建武中安昌縣進雌雄二頭帝曰吾聞狒狒能負千斤既力若此何能致之對曰狒狒見人輒笑笑則上唇掩其額故可以釘之髮可為朱纓血可染衣似獼猴人面而紅作人言鳥聲善知人生死飲其血使人見鬼帝命工圖之元稹詩狒狒穿筒格猩猩置屐馴狒房沸切

凡人溺死者及服金屑未死者以鴨血灌之可活耳
暴聾者用全蝎去毒為末酒調滴耳中聞水聲即聾愈
枸杞子榨油點燈觀書能益目力 金瘡刀斧傷用
獨殼大粟研為乾末傅之立止或倉卒用生嚼傅亦驗
喉痺并乳鵝蝦蟆衣鳳毛草搗細入鹽霜梅肉煮酒
各少許和再研細布絞汁鵝毛刷患處隨手吐痰即消
癰疽惡瘡初腫起當歸及黃蘗皮羌活為細末生鷲
鷲膝搗汁調傅瘡之四圍自然收毒聚作小頭即破切

不可併瘡頭傳之恐毒氣四攻不可收也

新昌徐氏婦病產有名醫陸某在二百里外輿致之及門婦已死但胃膈間猶微熱陸入診之良久曰此血悶也得紅花數十斤則可活主人亟購如數陸乃為大鍋煮之候湯沸遂以三木桶盛湯于中取憲格藉婦人寢其上湯氣微復進之有頃婦人指動半日遂蘇

四明延慶寺一僧自頂至踵平分寒熱醫無識者有一道人曰此生偏腸毒也藥之一夕而愈

骨鯁用犬涎穀芒用鵝涎無弗愈者皆以意推也

孝宗嘗患痢衆醫不效德壽憂之過宮偶見小藥肆遣
中使詢之曰汝能治痢否對曰專科遂宣之至請問得
病之由語以食湖蟹多故致此疾遂令診脈曰此冷痢
也其法用新采藕節細研以熱酒調服如其法杵細酒
調數服即愈德壽大喜就以杵藥金杵白賜之至今呼
為金杵白嚴防禦家可謂不世之遇

病眼生赤瘡者取田螺一枚去掩以黃連末糝之置于

露中曉取則肉化為水以之滴目赤瘴自消

治嗽方甚多余得一方甚簡但用香櫟去核薄切作細片以時酒同入砂瓶內煮令熟爛自昏至五更為度用蜜拌勻當睡中喚起用匙挑服甚效又越州某學錄云少時苦嗽百藥不療或教用向南柔桑條一束每條寸折內鍋中大約用水五碗煎至一碗於盛暑中遇渴飲之服一月而愈

象山縣村民有患水腫者以為鬼禍訊之卜者卜者授

之方用田螺大蒜車前草和研為膏作大餅覆臍上水
從便出數日遂愈

古今說海卷一百二十六